

初夏的味道

□周晓绒

初夏序曲是立夏日的茶叶蛋拉开的。新摘了绿茶,换下旧岁的陈茶,用来干吗呢,丢了可惜,那就煮点茶叶蛋吧。立夏前一天,我家先生就忙着买蛋、煮蛋。他说,要焐一晚,才能入味,好吃。立夏日一大早,他将茶叶蛋端上桌。我剥完蛋壳一看,好家伙,黑不溜秋。我打趣说:“别人家立夏蛋的裂纹都是很漂亮的,有宋瓷冰裂纹的韵味,主打一个‘雅’字。你倒好,给我煮了一个‘黑旋风’,李逵见了吓一跳。”他被我惹笑,说:“又不是白煮蛋,个顶个的小白脸。要不,挑一个白一点的给你?”我发了一个抖音,抖友说:“猛一看,以为是皮蛋。”还有人危言耸听:“你可别中毒。”我戏谑道:“你这么一说,我也不敢吃了,说不定这家伙居心不良。”有一说一,这个蛋味道真是香,煮到位了。

春意藏,夏初长。每日去一个叫桑园的村子爬山,只见春日的繁华褪去,路旁的草木日渐丰茂,惆怅之际,想起秦观的那句“芳菲歇去何须恨,夏木阴阴正可人。”极目所至,皆是绿色,遮天蔽日,密不透风,蓬勃向上,绽放昂扬的生命姿态。

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,稍不留神,那枚东坡先生中意的杏梅也圆润了。它冲破层层叠叠的浓绿,高傲地站在枝头,这黄色,夺人眼球,莫非它也深谙梵高向日葵的精髓?日日从树下走过,拍下它诱人的证据。来一个题记:“枝头梅子熟,黄袍已上身。不语看幽径,闲人且独行。”不为别的,只为留存初夏的甜润。

江南的初夏,天气忽冷忽热。前一天还在春天,惠风和畅,第二天可能就是红猛太阳,晒得人叫苦连天。有了温度,植物们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月季退场,绣球阑珊,绕鼻香的栀子花就展开霸屏模式。路旁与你擦身而过,山间与你邂逅,小巷深处低头问候,叶子绿得泛油光,白色的花朵层层叠叠,像藏着幸福密码,都是满脸堆笑的好眉眼,清丽脱俗的俏模样。它的香也有点霸道,夏风一吹,香飘十里,接力棒一样,一棒接一棒,一路芳香,硬生生生出个日月悠长,山河壮阔。

我骑行在街头,路口,盯着脚尖等红绿灯,一阵栀子花香直冲我的鼻腔。哪来的栀子花?左顾右盼间,见旁边静候的大姐帽子上插了一圈的栀子花。大姐神情疲惫,皮肤疏于管理,手背皴黑,粗糙不已,穿着厂服。想来生活也是不易,但她并未放弃人生的乐趣,这一帽子流动的花香,愉悦了大姐,也给她增色不少。诚如我的朋友说的:“一个人心里装满了花花草草,生活中就少了是是非非。心若简单,人就快乐。”

挖土豆,我们叫“掏洋芋”,是初夏一个盛大的节目。那些天,地里到处是人。各种交通工具,三轮车、电瓶车、汽车;各种搭档,父子、夫妇、母女、母子、婆媳、姐妹、全家人,大家都去地里掏洋芋,这洋芋简直成了金蛋,好多人不为吃的,只为挖掘的乐趣。今年土豆大丰收,收获的场面真是喜人,我们没有洋芋可挖,就站在地角,拍个照片,沾点喜气。

洋芋收进屋,没闲下来几天,人们又开始张罗起薯头,街上到处是卖薯头的人。我回娘家,看见一个老汉,挑着两大篮薯头,扁担甩得飞起,走得欢实。看得我眼馋,好在母亲也种了几行薯头,她给我挖了几丛,我忽然童心发作,给薯头编了粗粗的麻花辫。拎着两条薯头辫子回家,可算满足了我多年的愿望。这小时候经常玩的把戏,我已经好几十年没玩过了。

下雨天,是薯头烤洋芋的好日子。雨天空闲,母亲会烤一大锅洋芋,我们用刷帚串着吃。我的烤洋芋技术很不稳定,有时好,有时翻车。挑个空闲的日子,我气定神闲,不急不躁,烤了一锅好洋芋。

现在满街是薯头烤洋芋的香味,不疾不徐的雨点下栀子花香得浓烈,我觉得这就是老底子初夏的味道。日子在寻味中度过,亦是一种幸福。

槐树的怀念

□赵年珍

极喜欢槐树,准确一点,是喜欢它那一到季节,就开得汪洋恣肆的花。

工作第一年,在城郊一所中学教书,平时住校,周末回家。郊区公交不便,就骑车。走公路当然也可,但喧嚣绕远,不如走乡村人家门前的土路来得有趣。

途中有个“槐树村”,不知是不是村边多槐树的缘故。村子傍河,河堤外就是村民高低错落的瓦房。骑行村边,一年四季总能遇到些热闹事儿:哪家嫁女儿娶媳妇啦,哪家添丁办满月酒啦,哪家盖新房上梁啦……偶尔也会遇到父亲教训淘气的儿子,老子抓着秃头的扫把猛追,儿子沿河堤撒开脚丫子飞跑。

路人看那盛怒的父亲,未免为那孩子担忧。不过这担忧往往是多余的,因为父亲常常是追出数十步,就被邻居拦下了,递上一支烟,聊聊这熊孩子犯下的过错,聊聊这该死的闷热天气,聊着聊着就转移到庄稼活计上去了,教训儿子的事,大抵会不了了之。这种事情,农家孩子小时候经历得多了。

但这一切还不是最有意思的,我最喜欢的,却是沿堤的许多株槐树。它们大多有着粗壮嶙峋的枝干,生着密密匝匝的叶子,洒下满坡满地的浓阴。天晴的日子,沿堤骑行,头顶亭亭如盖,地上光影摇曳,很是悠闲惬意。我周六下午骑行20多里路回家,一路上经过四五座村庄,槐树村无疑是最惬意的一程,经过这儿,无端让人想起董永跟七仙女的故事,那一路,就催生出无限旖旎的幻想来。

这些槐树平时尚不大起眼,但一到四五月间,便如约好一般,所有槐树都在一夜间捧出了沉甸甸的花穗,然后在一场细雨中,绽开无数雪白花朵。那种像极了紫藤萝外形的花,有着浓烈的甜香,吸引得无数蜜蜂嗡嗡嗡嗡,流连花间。此时到养蜂人那里买蜜,他一定会强调,这可是上等的槐花蜜哟。闻一闻,果真带着浓郁的槐花

甜香味儿!

又记起故乡老屋门前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来。儿时的欢乐时光大多与它相关:女孩子们扮过家家时,把它当作“老槐树精”叩拜;男孩子们爬上树,把它的歪脖子当躺椅,在上面睡午觉;有时候捉迷藏,找不到合适的地方,干脆就躲在它那宽扁的树干后面,也让同伴好一顿找……五月上旬,槐花飘香的日子到了,趁花半开未开,我跟妹妹又拿了长长的竹竿、大大的笕箕,打槐花去。打下的槐花,拣择干净,让奶奶和了面做槐花饼吃。

有一年花期,雨水特别多,满树的槐花吸饱了水,沉甸甸的低垂下来,给过往行人带来不便。孩子们呢,则欢喜极了,甚至故意钻到树下,用嘴巴去咬花,嚼食花蜜。后来干脆就拿手帮忙,连撸带折,一两天后,满树就只剩高处零星的花穗了。没有了繁花装饰的槐树,怎么看都如丢了宝贝般垂头丧气。

不久,老槐树莫名地倒了,大概脖子歪得太久,也累了。父亲说是雨水太多,土基泡软了,承不住它的枝干;母亲则说它是老了,在给小槐树们腾空间呢,也许吧。但我总觉得它是被折去太多枝条,伤了元气。好在它的身边,那些积年累月的种子长成的大小不同的槐树,照样枝繁叶茂,一到时节,沉甸甸的槐花依然缀满枝头,惹人流连。

成家之后,工作几经辗转,槐树、槐花也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,终于看不到它的踪迹了。前一段时间到奉化藤头村玩,午间觅食,看到一农家菜馆,几张简易的餐桌放在大树阴凉处,菜肴也都是家常的,是乡野也是童年的味道。饭间,总有一股似曾相识的甜香萦绕鼻尖,抬眼竟是久违的槐花,一时惊喜不已,颇有“他乡遇故知”之感。

眼前这餐馆的主人,怕也是深知槐花的吧,否则,何以在这大槐树下宴客?!而我们无意间选择了这家,真好。

总第7202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nhb.com.cn

